赤牘清裁卷之二十五

東吳王世貞增輯

宋張詠

荅王觀察

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劇飲洎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碁排象旋子斯實耶未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彊擊射算帖攘袂掣肘嘷呼爭贏其或入月草枯縱獵渴飲巳乏之酒饑飧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擊劍電轉角觝虎爭餘興未窮則

巨觥相罰倒甕頹冠畧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眞堪喪魄

與慈明師　　李道最

海内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衰落恐死以一見

與謝希深歐陽永叔諸君　　錢惟演

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與劉原父　　歐陽脩

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絶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

荅韓維　　蘇舜欽

此雖與兄弟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三商而眠高舂而起淨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蒱博琴罇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沼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

寄人書　范純仁

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飧餺飥不知身之在遠按此自政府謫永州時書也

與王安國　馮京

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事

答馮京　王安國

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便是一重公案

與黃魯直　陳師道

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不何以自存有相恤者不令子能慰意不風土不甚惡不平居有可與語者不仕者不相陵不何以遣日亦著書不近有人傳誦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未知此生亦復能相從如前日不

與人書　米芾

吾友何不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古但少為蔡君謨脚手耳又無索靖真跡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他人為之只唐人爾無晉人古氣草書君不入晉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䛒光尤可增惡也

其二

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晝眠又少人往還惘惘足下比時何所樂

簡邵彥瞻　　秦觀

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險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

與王觀復　　黃庭堅

今年戎州荔子歲登一種柘枝頭出於遏臘中大如鷄卵味極美每斤才八錢此行似不虛恨公不同此味又念公無罪

與孟少傅　　孫覿

側聆齋艦次里門所冀一望履絇而高牙大纛刺史縣令負弩前驅不敢以野服見區區此心必嘗貸督

又

辭去十五六年曳裾王門者衆矣衰老獨無一跡今
茲暫憩里中尤欲及公來還政路汲汲圖一見而類
有物錮留之竊自歎也

與張右丞

輞川山水佳絕別墅又領其高要情思超然獨擅一
壑每讀九章想見其處而以不得從杖屨一快洞心
駭目之觀以爲恨也索詩輒牽課上呈幸一讀置之

與胡樞密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
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

言也如覿當晨夕奉杖履亦復掃迹瞻悵不可以言

與何樞密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思故今復有此命辱此隆冬乘單車犯祁寒絕大漠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覿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與李尚書

省書喜聞眠宿大佳覿已遂首丘而公亦安於閑寂相望耿耿如太白之配殘月也

又

雅醞藉尊賢貴老自有家風寓公評無涯中之嘆相之猶未造官殆是閩盜未靖之故福唐太府置家其中度無可慮者舉之詩語益奇乃翁一部鼓吹也

與八十姪司户

承以中暍伏枕比及剽問已遂藥喜不復遣問承示書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雨數寸聞洛社已比不破塊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不待勸盡走羣望而禱諸

與朱提宫

桑榆晼晚百疾交攻生意索然遠隊藹音加惠衰老何覬如之具審即日燕居多慶鄉州水潦之後彌望

蕭然如聞華亭獨得歳但欲賦適彼樂郊之詩也不
宣

與常州徐守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
台候萬福勝否比客過都迎餞良苦第當脂轄送將
無膚祝之便生四角也一笑不宣

又

連夕大風雨木拔禾偃屋瓦飛發是何祥也覬有薄
田在江上饘粥於是是此潮漲闘已潰圍而入殆有
卒歳之憂也漫私布之

與無爲趙守

鍾陵舊國故都江山雄奇天下絕境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而有方外之樂一行作吏豈復有一適如公者乎

赤牘清裁卷之二十五

[illegible]

尺牘清裁卷之二十六

東吳王世貞增輯

宋蘇軾

與劉宜翁

昔葛稚川以丹砂故求句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障可復一游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荅秦太虛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

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米斗二十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旗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吾事不既濟矣乎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荅李叔端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

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與李端叔

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偶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荅陳季常

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决須幅巾草履相從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

與李方叔

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

以寒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

荅李方叔

某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踰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暫駐省靜寡過之地以餞餘年不知果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毛澤民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

與王慶源

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

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眞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大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耳

荅士言

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

與李公擇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徃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與蔡景敏

臨皐南畔竟添屋三間虛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甞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出久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氷車鐵馬之聲婢出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

其二

承愛女遽棄左右痛割難堪奈何奈何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處置爲佳也

荅趙泉

藤既美風土又少訐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軾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黄人元不出仕而已

荅趙仲脩

公清貧更頫輟惠羊邊謹巳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浹旬蔬食耶一噱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餅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食道媼對啜也

與毛維瞻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之愧想當一笑也

與楊元素

城南有亞父冢然非也冢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爲起一祠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嘗出獵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耘老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没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

其二

今日無別事舟中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不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與程天侔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四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

與全程父

軾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蜑雜居無復人理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聊爲一唉而已懷想清游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答程全父

陶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山川風氣能
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
秋以日為歲也

與徑山長老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
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唯爲佛爲法爲
衆生自重

荅范蜀公

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
此猶不力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袵況學

之者耶

與大別才老

山門虛寂長夏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而話萬萬自愛

與鄉人

軾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而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處一所以爲喜幸然此郎君乃作諫官豈敢望久留者相知之深故詳及一二

與趙德麟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陁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酒二壺逆惟勞加鞭

與鞠持正

兩日薄有秋氣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奕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粉壁者願掛公齋中真可以一洗煩暑者也近晚上謁次

答叅寥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欲亟

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揺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蠱爲有識者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幸廣問學以期遠到

答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

諸子死即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東坡家風也此外宴坐夕照而已

與姜唐佐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中無肉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

赤牘清裁卷之二十六

赤牘清裁卷之二十七

東吳王世貞增輯

明楊士奇

答楊仲舉

别後次日觀蔣家墳得暑疾雖服藥少減至今纏腹痛無半時寧息也苦鬱可量而與人作三詩亦勉強自排耳

又

别後吉語洊至遂弭杞人之憂且又放意作江湖歲時詩客也風雅冀望發來便裝補註頻轉達存誠乞賦清隱詩一二月送卷子來

與楊應寧　李東陽

花帶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虔佩刀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

與王濟之

自接跡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汙濁者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而横罹羈馽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敻隔塵世羡慕之極不能爲情憂勞併集久跡候問亦坐初心日負無辭以相白耳

荅李憲長　陳獻章

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受之者汗顔耳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黄龍洞嘯歌祝融峯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晩也

與左行人

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近蒙十數録别爺早晩東遊則此爺或可隨行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爲我通一語於山靈也

與左知縣

昨來枉顧老夫胃中又着一左明府矣

復丘學正　羅倫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倫夙慕斯人而顛沛一出昔淵明之出為饑所驅為倫驅者寧饑已乎

答林待用　儲巏

平世用人多循資望世安二者兼有之感公意欲以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呵呵側室比生一子今已彌月親賓致賀俱堅卻只乞公一詩為此兒壓災也

寄邵國賢

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腕與之渠想亦憐其窮厄然耳

寄楊君謙

承屢覘問冗懶之故奉荅不敏君謙當諒其無他也巏在此忽忽度日計平生竭蹷以得者不滿君謙一咲亦以是沮於執筆耳知之知之

與黃宗賢　　王守仁

到家即欲與日仁成雁蕩之約親友牽絆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復不果時與日仁稍尋傍近渚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相期候宗

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彷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往返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其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

與楊仕德薛尚謙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仁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

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諸賢勉之

答黃起亨　　魏校

久不挹碧梧翠竹之姿時入懷抱鑑湖風月無恙否雲霞出海其樂何如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脩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寥廓欣然會心物我俱忘覯來書似猶以舊事芥蔕顧聞振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曰達人大觀無物不可狂言何如常甫久不聞起居煩叱姓名致意

與霍渭先

別後有懐高風退而賦隰桑以見志不識以何日覲
天顔對天第一義安出信嚮何如儻有未合願益存
誠潛思以求感悟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
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
春而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

與支孝先

昔聞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織
養蠶矣而不知治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
若興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爲蒼生汲汲

與鄭希大

初八日鼓枻横絶大江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沿途所接士夫好爲苛禮而少眞率自度吾輩懶折腰人難諧俗出既無補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近對之不無愧色何日始得相携而撫孤松也

荅楊應寧少傅　林俊

事叢身益瘦所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失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卯橋夜話當數夕我也

奉楊石淙先生書　李夢陽

壯歲性狂膽氣高視獨行四方是負義之所拂拔冠
便往以為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為安於是一擬江左
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棲才弱力寡自鄙自嗤
去年室人喪亡子春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
夙志謂何臨境竊歎邇卜域鈞州大陽山地其泉石
幽曠想於茲焉老矣

又

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廟廊冠冕
俊拔典則邊塞之作忠誠奮揚規畫猷見歸田之作
幽聆流行情渙意僭變化百出矣雖唐宋調雜瑜瑕

靡捲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

與吳廷舉

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往昔邂逅湖東交袵接席奇情未訴各負氣不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然於心無他也惠雖相值風萍偶聚頭攢耳摩臥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兩襟遽豁轉爲綢繆前何以戾今何以歡隱衷怍懷彼此獨知矣

荅弟德充上書　康海

白七弟晚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即爾不知

吾意在所然其言自多愛敬欣然終日且知弟由是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飲酒數杯至大醉卧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荅冠子惇

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荅王德徵　　王九思

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里舍當世之士自負豪

傑者耳其姓名罔不努罵而執事之書曰吾可愧此

可發英雄一笑也

與陳魯南　　　顧璘

璘今春長居墓田舊時草堂移入山中數舍四面竹松前通古道可步尋諸寺有福金古曇果斌諸僧談禪和詩皆有能事後有崇岡飯食一登南對牛峯石嶺西望大江令人灑然忘死去公別業僅可三里仲子亦嘗步造他日與公樂事無窮只少耐耳

答倪宗正　　　鄭善夫

善夫自抵家削跡荒村與野老無別近哭　先皇帝

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饘暮粥飲水甚甘也天下將太平吾輩畊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友欲往少谷遂為羅浮之行非漫說也

赤牘清裁卷之二十八

東吳王世貞增輯

陸深

與楊東濱

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庇粗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劖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悔不強東濱來共此爲之悵然

又

晩將有佳月別具畫船載鼓吹同汎何如昳至湖石

數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製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又

僕出巡將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大率太行西麓爲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也五臺尤靈恠而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肩輿只行樹杪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帝五將軍出塞之地上醫巫閭然後南還耳

又

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遥田滿地皆白雲以軟輿經過瀰漫霡沐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須史扁舟亂流還坐南榮映日從兒子寫漢書一兩段方啜新稻飯一盂此樂恨不與東濱共之怠足報去能乘興來此一話何如

與何塘　何景明

海内朋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於高陵獻吉羈處於大梁德涵久廢於岐下子衡伏竄於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歎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於情得矣恐不免於褊心

之譏而或謬於進退之道也

復文溫州　　徐禎卿

枉手書垂慰謂當以三代人士自期僕何人敢奉明誨竊聞之人性不同譬之牛羊自有順逆但貴無邪耶而合大雅耳僕雖好小技亦非大垢惡即遭挫辱殊不愧此心三代人士固非所望有知我者亦當置我於名士間矣

與劉子

僕少時不解人好憎往往學吟咏擬古人賦謬爲先輩所推奬而忤於時流排於俗吏瓶羊逆性卒不能

與時低佪方欲飽核聖經周覽子傳准史記子虛之文以坐償宿心未易一二道者徐有書三篇是六朝高手當別緻

與張含　楊慎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招罪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盂夕燈一盞作存家僧行逕惟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

與劉繪

策髮以還頗厭進取幸玆荒戍悉居得以息黥補刖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彀則可永發矣故無寧效昔

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爨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寄余懋昭　王廷陳

僕林居無營自惟文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紓其悰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踈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

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懐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毋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乗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苦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畧也子亦欲聞之耶

荅劉儲秀

冬首復聞旌節暫駐江干僕以臥痾無緣蒲伏候謁乃冀返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刀向鮮侵晨起除飭内治具玉趨在瞻松桂含色而執事又以間

道直趨會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壑無光罍罍見嗤世路莽蕩再覿何日

荅人書

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樹曲房綺席屢攺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晴移羲和既逝蘭膏嗣輝逸興狎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俠氣溢於四座餘歡庀於胥輿斯貴人靡麗之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上楚王書

獻歲發春元夕且及華燈預製火樹夙成輝熖蘊而

侯揚綵肉奮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煙呈五色籠飛星於几席生彩霧於欄楹透驚電於綺疏備生品於采繪而又敦崇大雅招集楚材於是漢水為醪大別化肉棄餘之沾輿臺鼓腹誠君王壯麗之極娛也陳何人斯亦獲濫竽書幣至門倉皇拜受卽以告諸先廟偹諸親交巾車既脂征徒巳飭而節神姤賤寒疾忽膺呻吟伏枕神馳念往若以君王之恵得免溝壑之憂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沼因以狀朝雲而譽雄風固有日矣

荅袁永之　　高叔嗣

金門多暇持戟自適勉事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顔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竝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言不盡意努力自愛

復劉司空　　　　　　袁袠

今晨慧公過峴山樓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罪既之人百憂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間近者臨安天目富春嚴灘遠則天姥赤城一一游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豈獨昔人耶長興去此半日路耳屢欲飛棹

伺候門屏一愬胷中邑鬱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不果耳九日有客期登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殊可觀公嘗游否

與田叔禾　　　陳束

承諭知貴夫人捐棄不忖何以爲情昨計轍跡當道楚中時與阿婦言幸且會而女兒以爲懽悰今乃已耳當還白婦共爲酸涕耳

又

海內同志亦有毘陵或言其抱痾食不能蹔甘便欲挂冠躡屐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

買僮逐什一之息量粟牧鷄豕庶幾足饘糜之養遨遊名山没齒無憾比得李中溪書云江南富人祗敬官人罷則無所干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豎乎貧非爲病黔婁原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輩同歸耳

荅湯子重　王寵

家本酤徒生長鄽市入則楣桂塞目出則蹄足攝履呼籌握算之聲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於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返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雖日羣鹿豕壞斷徑絕

愈覺心神俱爽耳且生平無他好頗躭文辭登論稍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饑而食飽而嘻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誠日夕私賀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

答敖祭酒　王維楨

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畧受性巳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脣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

仙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不願也

荅王立道

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辭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效之

與李主事

僕守在詞曹論四六校聲律自其本事顧今往歲四郊之壘晨夫輟耨工女下機商旅不行吾安事筆硯間哉以故數從客談戎務究所為破狂胡而寧中國

者言者紛如卒未效實公以餉事親行塞上熟悉之矣其教我無諱

與盧司成

南中故稱卑濕北人游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見以為男子生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苦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奚異

與李于鱗　　宗臣

憶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漸乖聊人白髮負心梁生青鬢長徃俯仰人事但可悲嘆吳生亡賴耳目縱橫意常篤僕僕髮短心長頗得意於此

生此生矯厲非僕當之幾負矣

報沈二

洲上草堂得子培當不令穢第白鷗怨侶青蘿失色寒江聽雨徒勤夢思抵薊門便與案牘作役稍得王吳二子一破之

報陸子和

足下殊采絕調卓立羣倫會時龍變當以文章主盟區宇青紫浮榮僅高達之餘緒非鄙人內所急也鄙人即日坐塵埃中寄心特遠時與王吳二子握坐深語共策不刊外是者跡與之游失之矣

報高子明

臥痾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悉觴進艇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

寄徐子與

我輩情深蓋自天地間一遘耳二君猶得蚤暮半途獨使我日折腰諸貴人前鬱鬱之懷誰與爲語生非金石堪此侵鑠足下念我至甚何以策我

報張取甫

鄙人茲歸請家君倘果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之上

有丹竈在焉足下能早遂初服僕將遣白龍而候之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况草木同腐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訝其言之迂也

報子與

裨將來辱書抱讀臨風碧雲秋色侵人矣足下須命毛頳先生數百坐石上待我二人題石也

赤牘清裁卷之二十八

赤牘清裁後叙

夫文之近事理會人情剸決剖悉莫善於書牋表章啓奏記赤牘皆書之沿也而赤牘之用最繁其體最簡何則賓主交酬書不盈尺或事須憑几而辯或辭

緣倚馬而就既無關浩汗
而雅有思致使攬之者易
盡而味之者難窮非夫巧
於用短其孰能之故曰體
簡而用繁是赤牘家之言
也若孟公之親疏有意靈
寶之五版並答斯皆其人

矣六朝以還談者務以論議為宗不復明短長之用赤牘從此訛焉西蜀愽雅君子楊用脩氏始輯是編肇自左史包西漢迄六朝而止專以雅辭敘登答之旨而已中間繁者略損而

就簡遂使琳琅錯陳典刑載見雖王生論衡寶惜於中郎裴郎語林傳寫於都下方之是編曾何足云稍恨世次多舛裒錄之外不無挂遺家兄元美讀而少之爲釐齊其次多所裨益

豈使唐宋迄今片言之長
咸得自附簡編之末彬彬
盛哉赤牘以來於斯備矣
或者疑用脩絕簡末爲無
意今之續編將無以愽病
精余謂不然用脩好古之
士栽而患寡若乃醫師擇

良有蓄必用括匠披沙在寳則獲毋傷古人之詷勤成一家之言慱而能精又何病焉即使用脩復生固當不易斯言耳琅邪王世懋敬美甫書